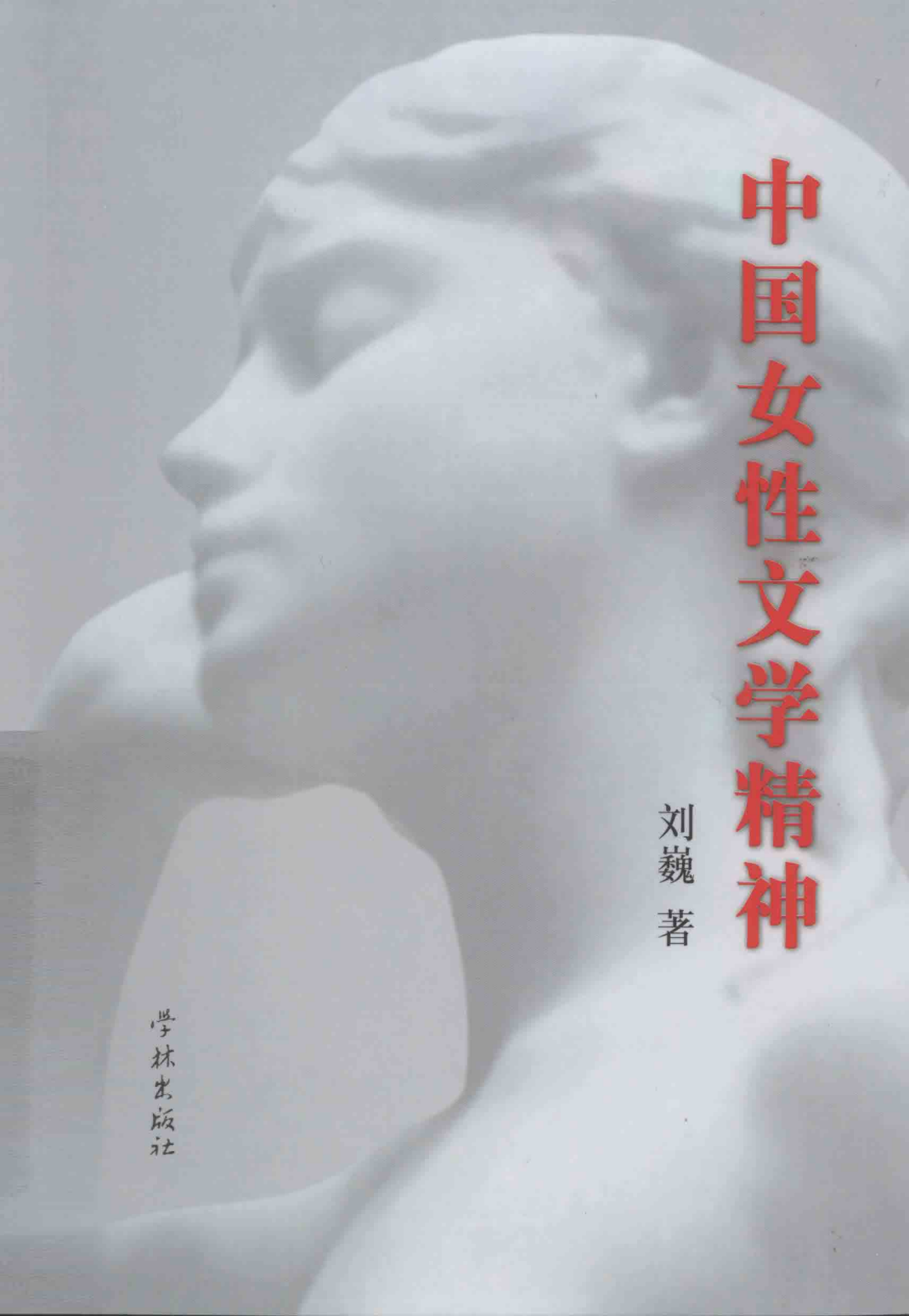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刘巍 著

学林出版社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刘巍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 刘巍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30 - 732 - 7

I. 中… II. 刘…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431 号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作 者——刘 巍

责任编辑——朱艳丽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0 千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732 - 7/I · 128

定 价——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生命”是文学的母题，因其临界终极而魅力永恒，无法诠释又多种诠释。“生命意识”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及表述，体现人们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生命秩序。其可以理解为由精神理念的各个层级的符号所组成的生命象征系统，关于人生的种种指涉都可以关联性地涵盖其中。诗学是建立在性别和谐基础上的理论，在诗学的大背景下探讨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种族、性别、阶级、时代及经济因素所铸成的两性角色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及由此指导的文化表述。如果说“双性和谐”是性别关系在文化中的理想，那么诗学则是性别关系在美学中



的理想,是文学/文化摆脱庸俗社会学,向人的生命本体回归,向文学、批评的本位回归的表现。和谐就是融洽、协调,两性和谐的构筑强调的是生命的有机整体性:两性的互融共生、和谐共在。从“女性”到“性别”的发展体现了性别的超越性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既是美学的,亦是文化的。和谐意识与诗学的建构是面向未来,构建以生命的和谐意识为基点的诗学。

诗学是美学理论的构建之一种,以生命的和诗意的方式来完成对和谐理论的建构,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以及未来走向方面都提供了科学的可能和美丽的设想。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文学精神都是具备“和谐”理念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女性文学的民族文化根基,梳理其中或隐藏或表露的“和谐”理念并给以理论的阐释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女性研究完成了从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形成男权中心和女权主义两难中的困惑,那么我们现在的研究就是要完成人类整体性别意识对单一性别意识的超越,要纠正女性研究过程中的偏激、偏离的情绪与方法,摆脱固有话语模式研究的樊篱,走向建构性别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诗学轨道上来。同时,在梳理女性研究对社会人文贡献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符合人本性发展的“共和”图景。

女性话语的意义在于她们提供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既是本真的也是扭曲的:她们如何在取得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重

新定位既定的、先验的传统命运,如何打破与扰乱原有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又如何试图在当下两性由对抗走向平和的时期寻找到一种新的男女认同的关系图景——在拆解中建构性别的诗学框架,同时建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本书以研究的现实感和实证式的历史感为基础,坚持原创性、独立性、民族性的原则和有机整体性的性别和谐论的生存论立场。本书进行的研究是历时、共时互为的,以理论基点而非时序空间构架为基础,从宏观的语境分析到微观的文本细读来进行分析写作。

理性反思与艺术批评的结合,抵达文化场域(culture field)更真实的内涵,对女性作家而言,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更能体察出创作者心灵深处的真实。

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女性的书写传统,以文本的本真面目示人,拒绝、排斥男性话语以既定的体系对女性写作的框定、误读,回到女作家本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初衷。

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历史考据等不拘一格的开放研究,不仅将作品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学文本,而且将它看做是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

对生命的形态和意志的体察,无疑是文学永恒和最高的主题。以生命意识为基点构建诗学,使文学回归到其本身的净化精神、陶冶性灵的审美层面上来,使女性文学向着健康、和谐的轨道迈进,是本书的向往与最终倡导。



序言部分指出了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以 20 世纪女作家的文本为依据,以生命意识为切入点来建构诗学,为东方女性的美学理论找到一个支点,进而建立起框架体系。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文学批评标准的丰富、对文学传统的重视、对文艺理论建设中性别意识的强化)和现实意义(对女性创作的引导、对生命的诗性提升、对人的和谐图景的描绘)都是十分明确的。

第一章着重探讨女作家生命意识的性别倾向,对中国女性文学中表现的“和谐”理念进行历史的梳理,其上始于文学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女性创作,下止于当下女性写作中的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理念表现。本章分为女性生命意识的倾斜与不平衡(压抑的符码/女性主体的问世/以回避的方式守护/女性欲望的认同);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究(自觉与自惑/自恋与自弃/自审与自诩);男权框定的覆灭与男人碎片的沉淀(反世俗倾向/拟理想倾向/潜意识倾向);性别规约的“无意”继承与“有意”反叛(对女性秩序的固守与超越/对男性秩序的质疑与默认)几个部分。和谐更强调的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文化身份,一种社会关系,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生存经验来积累文本世界而实现对社会的认知。

第二章走向文本自身,因为生命是形式化的,或是存在于形式的,女性以对生命形态的书写来实现对世界的终极关注。本章分为诗化的女性生命呈现(书写“生命”的方式操作/视角认同/话语重构);生命的时空寓言(家园的牧歌/历史、时间、记

忆);意象:诗意及现实张力(梦幻——女人的心/镜子——女人的影/黑夜——女人的诗)几部分。女性的诗学书写与运用不是本着高深的理论或学说,而是按照自身的社会经验或人生感悟,是经验性也是创造性的。

第三章是本书的特色,从功能和价值的角度阐明“生命”书写与主体价值取向间的关系。本章分为生命书写的功能(谋生:生命的创造/谋爱:生命策略之一种);生命书写的诗学评判(言说的努力与限度/生命善念的辩护与执著)。人性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苏使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识在越来越真切程度上得以表达,“生命”在女性文本中所占的特殊位置迫使观者对人类生命进程做深沉思索与诗学思辨。

第四章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女作家的生命话语及诗学走向。对中国女性文学中表现的“和谐”理念进行理论探究,寻找“和谐”之根及其核心特征:

和谐之根——儒式的中庸、道式的阴阳“和谐”传统或潜移默化或深入骨髓的影响和积淀

核心特征——天人合一的生存信仰(生存论);虚实相生的时空观念(时空论);真、善、美的化身与需求(道德论)

该章从宗教精神烛照和心灵澄明实证两方面论述基督教文化、禅宗文化对现代女性生存诗学的影响。在哲学观上,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经过儒家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道家重生命的淳如和自由的熏陶而深入,形成了现代生命诗学的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天人合一与角色宿命/灵肉对峙与角色危机/虚实

相生与角色演出)。谈及诗学的走向,本书指出了前行之路上的诸多问题——比如个人意志/社会群体,感性的自然生命/理性的社会生命,客体的完整性/文学的传播等——尚需澄清和解决。

结语部分指出以生命意识为基点的诗学强调的是两性的和谐共生,强调现代女作家虽然仍未形成独立、系统的生命观,但她们在关注女性精神痛苦和生存艰难的同时,已经对如何在过渡时期“优雅地飞翔”有了明确的认识。以生命意识为基点建构诗学,在破与立的平衡中坚守和谐的性别观和审美观,使男女双性共同走向人类和谐的图景乃是女性现今的努力方向和诗学理想。

目录

前言 / 001

绪论 / 001

第一章 女作家生命意识的性别倾向 / 017

1.1 女性生命意识的倾斜与不平衡 / 019

1.1.1 被压抑的符码 / 021

1.1.2 女性主体的问世 / 023

1.1.3 以回避的方式守护 / 027

1.1.4 女性欲望的认同 / 029

1.2 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究 / 033

1.2.1 自觉与自惑 / 035

1.2.2 自恋与自弃 / 038

1.2.3 自审与自诩 / 043



- 1.3 男权框定的覆灭与男人碎片的沉淀 / 048
 - 1.3.1 反世俗倾向 / 050
 - 1.3.2 拟理想倾向 / 052
 - 1.3.3 潜意识倾向 / 054
- 1.4 性别规约的“无意”继承与“有意”反叛 / 056
 - 1.4.1 对女性秩序的固守与超越 / 057
 - 1.4.2 对男性秩序的质疑与默认 / 059

第二章 女作家生命形态的诗学守望 / 063

- 2.1 诗化的女性生命呈现 / 066
 - 2.1.1 书写“生命”的方式操作 / 067
 - 2.1.2 书写“生命”的视角认同 / 075
 - 2.1.3 书写“生命”的话语重构 / 082
- 2.2 生命的时空寓言 / 089
 - 2.2.1 家国的牧歌 / 090
 - 2.2.2 历史、时间、记忆 / 097
- 2.3 意象：诗意及现实张力 / 104
 - 2.3.1 梦幻——女人的心 / 106
 - 2.3.2 镜子——女人的影 / 109
 - 2.3.3 黑夜——女人的诗 / 112

第三章 女作家生命书写的功能维度与诗学评判 / 117

- 3.1 生命书写的功能 / 119
 - 3.1.1 谋生：生命的创造 / 120
 - 3.1.2 谋爱：生命策略之一 / 124
- 3.2 生命书写的诗学评判 / 131

- 3.2.1 言说的努力与限度 / 132
- 3.2.2 生命善念的辩护与执著 / 143

第四章 女作家生命话语的文化阐释及诗学走向 / 157

- 4.1 宗教精神烛照与心灵澄明实证 / 162
 - 4.1.1 宗教精神烛照 / 163
 - 4.1.2 心灵澄明实证 / 169
- 4.2 哲学成规体验与文本角色同构 / 174
 - 4.2.1 天人合一与角色宿命 / 177
 - 4.2.2 灵肉对峙与角色危机 / 182
 - 4.2.3 虚实相生与角色演出 / 187
- 4.3 生命话语与诗学构筑中的缺憾 / 192

结束语 / 201

参考文献 / 211

后记 / 217

图表目录

- 图 0-1 对象与评价 / 002
- 图 2-1 客观存在与审美形式 / 066
- 图 2-2 时间与叙事 / 098
- 图 4-1 冰心的宗教构成 / 164

绪论

问题的提出

文艺理论研究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切入点去切入研究对象,独辟蹊径也好,高屋建瓴也罢,总之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假定对象的非自主性和已然存在性。任何一个课题都是在积累的基础上的创新、突破或者综述,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客观对象在面对我们的时候是被层层包围了的。

也即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客观存在物并非“客观”的,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各种“主观”的痕迹,这种主观不论是权威话语还是一家之言,总要作用于后世研究者的思维意识,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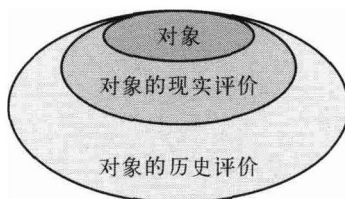


图 0-1 对象与评价

难以跳出研究对象的前定制约和历史纵向理论圈定所设计的套路。

首先,语词本身的预设机制(presupposition)——交谈双方都不言自明的语词的特指性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命题重新探讨。该机制既使语词具备了某种概念因素,又加大了语词在一定意义上的模糊性,因而要对本课题始终在探讨并且使用的概念,比如“女性(female)”、“女人(woman)”、“女权(feminist)”等——加以明确。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①。语言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前者在解释后者的同时,往往是对对象的照亮也是遮蔽。现代女性批评对如上语词做出了某种限度的规定,又在许多方面有待厘清。因此,澄清概念纷呈的“女”字、对其进行梳理和理论上的整理并使其向着合理的朝向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了。“生命意识”是对待生命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8

的态度及表述,体现人们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生命秩序。其可以理解为由精神理念的各个层级的符号所组成的生命象征系统,关于人生的种种指涉都可以关联性的涵盖其中。在诗学的大背景下探讨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种族、性别、阶级、时代及经济因素所铸成的两性角色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及由此指导的文化表述。“双性和谐”是性别关系在文化中的理想,是文学/文化向人的生命本体回归,向文学、批评的本位回归的表现。

其次,是关于文艺理论界所存在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仅局限于认识,局限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局限于作为对象的问题(诸如美感、审美关系以及作家作品现象之类),而忽略了内在的生命活动,忽略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忽略了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一部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艺术发展史,而且也是包含着各种精神意识的发展史。其中,生命意识发展史正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对此的研究,也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①。理论尽管是根基,是框架,但毕竟需要血脉真情去充实。人之为人本该是有超越生存之外的精神存在与心灵向往的,诗学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为广阔的现代视界的。在我们接触到的生命诗学的文本里,应该能够看到生命的绿色,听到人们的欢乐和哭泣,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挚爱,寻找到人类的生存之根。文学是有理由写出历史中孤苦无告的灵魂的渴望与追寻的,写出在命运车轮下承受碾压的人生的悲叹与哀告的,尤其是,在无限瑰丽、辉煌的背景下展开的生命在超越什么、创造什么、皈依什么?这

① 钱志熙.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是文艺理论必须直面的课题。

第三,中国现代男性作家对女性苦难遭际的描写,往往还是从男性视阈出发进行的创作与想像。女性在其文本中,除了作为受难者而成为男性控诉封建礼教、家长式专制的道具之外,主要还成为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视阈中的男性精神对象物和男性欲望对象物,成为男性主体视阈中的客体。这种客体化常以压倒女性生命逻辑为基础,不是两性之间的文化对话、立场对话,而是一种性别的独白与专制。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写作中,往往并没有同时或在另一层面上整合进女性视阈,而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甚至包含了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霸权统治意识,把女性对先进男性、先进意识形态理念的臣服作为她们获得同情的前提,从而压抑了女性主体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怜悯、赞赏、鄙视的目光中再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中无言的他者、在场的缺席者,成为附属男性的第二性。女性或于苦难中沉沦,或获得拯救,表现的往往都不过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或想像性期待,并未充分表现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实与生命欲求。中国本来是有着和谐传统的国度,儒式的中庸、道式的阴阳或潜移默化或深入骨髓,但这种影响和积淀在现代作家的笔下表现得不甚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识重围,在创作中建构女性主体性,从而使得当代文化出现珍贵的性别多声部局面,显出性别对话场景。但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理论的建构是需要基点与框架的,冲突与纷争也是走向必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诚如连续的阴雨总不会遮蔽生命的阳光一样,某一声部的短暂喧哗总是要走向成熟的。如果说20世纪